

Say You're

如果觉得生活太痛苦
是因为我们距离死亡还太远

One of Them

就说你和他们一样

[美] 乌文·阿克潘 Uwem Akpan——著 卢相如——译

CT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CS-BOOBY

Say You're
One of Them

就说你和他们一样

[美] 乌文·阿克潘 Uwem Akpan——著
卢相如——译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

博集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就说你和他们一样 / (美) 乌文·阿克潘 (Uwem Akpan) 著; 卢相如译.
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10
书名原文: Say You're One of Them
ISBN 978-7-5404-7791-2

I. ①就… II. ①乌… ②卢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8453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18-2016-131

SAY YOU'RE ONE OF THEM

Copyright © 2008 by Uwem Akpa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Lippincott Massie McQuilkin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JIU SHUO NI HE TAMEN YIYANG

就说你和他们一样

作 者: [美] 乌文·阿克潘

译 者: 卢相如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吴文娟

策划编辑: 董 卉

特约编辑: 陈晓梦

版权支持: 文赛峰

营销支持: 仇 悦

封面设计: 姜利锐

版式设计: 张丽娜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字 数: 150千字

印 张: 7.25

版 次: 2016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791-2

定 价: 36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录

Contents

就说你和他们一样 _ 001

为了到加蓬，要吃胖点 _ 035

圣诞大餐 _ 177

崭新的语言 _ 211

S
a
y

Y
o
u
r

O
n
e

o
f

T
h
e
m

就说你和他们一样

Say You're One of Them

无论任何人问起你的身份，记住，
就说你和他们一样！

我今年九岁零七个月大。我现在正待在房间里跟弟弟玩躲猫猫，他叫作让。现在是星期六的傍晚，太阳已经落山了，我们的小屋外头一片寂静。偶尔，傍晚的凉风朝我们徐徐吹来。打从昨天起，爸妈就把我们关在家里。

妈妈走进房间，在我们看到她前，赶紧关了灯。房间里黑漆漆的，让吓得大哭不止，但妈妈亲亲他之后，他又开怀地咯咯笑。他伸长了手要人抱，不过妈妈看样子在赶时间。“今天晚上别开灯。”妈妈小声对我说。

我点点头：“好的，妈妈。”

“带弟弟过来。”我牵着让跟在她身后，“别给任何人开门，爸爸跟我都不在家，所以没人在家。听见没有，莫妮卡？”

“知道了，妈妈。”

“现在别问任何问题，乖女儿。等爸爸和叔叔回来后，他们会跟你解释清楚的。”

妈妈领着我们穿过走廊，走进她的房间，然后点燃一根从客厅祭坛取来的蜡烛。她把身上的衣服换下来扔在地板上，告诉我们她傍晚有事要出去，而且已经迟到了。她气喘吁吁，仿佛刚跑完一百米似的，身上淌着汗水。妈妈穿着一件漂亮的黑色晚礼服，爸爸很喜欢妈妈穿这件衣服，而且他会替妈妈梳理柔软的头发的。我替妈妈拉上背后的拉链。她涂上深红色唇膏，抿抿嘴唇。礼服上的小金属片在烛光中闪闪发亮，看上去像是她的心着了火。

图西族的妈妈可是个大美人。她有高耸的颧骨、细窄的鼻梁、丰满的嘴唇，她的手指修长、大眼灵动、骨架纤细。你甚至能瞧见她浅肤色手背的蓝色血管，和从比利时来的神父马丁一样。我长得像妈妈，等我长大以后身材也会和她一样高挑，但爸爸和胡图族人叫我香吉，卢旺达语的意思为“小个子”。

爸爸和大部分胡图族人一样，皮肤黝黑。他有张圆脸、塌扁的鼻子和棕色眼眸。他的嘴唇像香蕉一样饱满，很爱开玩笑，经常逗得人笑到流泪。让长得像爸爸。

“可是妈妈你说过只有坏女人才会晚上出门呀！”

“莫妮卡，我说过今天晚上不准发问。”

她停下来盯着我瞧，就在我准备说话的时候，妈妈对我大声咆哮：

“闭嘴！去跟弟弟坐在一块儿！”

妈妈从没这样对我大吼过，她今天好奇怪。泪水在她的眼眶中打转。我拿起“布鲁塞尔之爱”香水瓶，这是爸爸买给妈妈的香水，他

很爱她，附近邻居都知道这芬芳的香水味专属于妈妈。我将香水递给她，只见她双手颤抖，突然回过神来。她没在身上喷洒香水，却将香水喷在让身上。他兴奋地嗅嗅双手和衣服。我央求妈妈也给我喷点香水，她却不答应。

“无论任何人问起你的身份，记住，就说你和他们一样！”妈妈口气严厉，却没有盯着我的眼睛。

“有谁会问？”

“任何人。你得学会照顾让，莫妮卡。你不得不如此，知道吗？”

“我会的，妈妈。”

“答应我！”

“我答应你。”

妈妈径直走向客厅，让跟在后头，抽噎着要人抱抱他。我手里拿着蜡烛，我们在客厅的大沙发上坐下，妈妈赶紧吹熄了蜡烛。我们家的客厅从来不会完全陷入一片黑暗，因为屋内一隅的十字架会发出黄绿色的光芒。爸爸喜欢形容它为半透明。让像往常一样摇摇晃晃走到祭坛边，他将两只手放在十字架上，仿佛在把玩一个玩具。光线穿过他的指尖，使手指发出绿色的光芒。他转过身来，朝我们笑个不停。我一个箭步将他抱回来，不希望他扯下紧贴在墙上的十字架，或是扯掉一旁花瓶内的三叶梅。保持祭坛的完好是我的责任。我喜欢十字架，我的亲戚们也都喜欢，除了恩泽伊马纳，他是个巫师。

这名巫师是爷爷的兄弟。他并非基督徒，不过法术高超。要是他

不喜欢你，就会在你身上下咒，最后你会变得一无是处，除非你是个信仰坚定的天主教徒。他的肤色是牛奶加点咖啡的颜色。他未婚，因为他讨厌自己的皮肤，不想将此特征传给下一代。他偶尔会拿木炭涂黑自己的皮肤，直到雨洗掉他身上的黑渍。我不清楚他为何会拥有这样的肤色。爸妈推说原因很复杂，跟通婚有关。他年纪一大把，依靠拐杖行走，嘴唇又长又垂，因为他经常用嘴唇将噩运与疾病吹进别人的身体里。他总喜欢拿他那张丑陋的面孔吓唬小孩。每回见着他，我都拔腿就跑。爸爸身为他的侄子却一点儿都不欢迎他到我们家，不过妈妈倒是能容忍他，“不要紧，他是我们的亲戚。”她说。爸爸唯一的弟弟安德烈叔叔更是厌恶他，两人就算在路上相遇也不打招呼。

尽管我是女孩，爸爸还是说他死后，十字架归我所有，因为我是家中长女。我将把这个十字架传给我的孩子。有些人嘲笑爸爸将十字架传给家中的女儿，但其他人只是耸耸肩，同意爸爸的做法，因为他上过大学，而且在政府部门工作。偶尔，安德烈叔叔与安妮特婶婶会来拜访我们，他们对爸爸的这个决定大加赞扬。安妮特婶婶怀孕了，如果上帝给他俩一个女儿，他们肯定也会这么做。

要是不看身份证的话，你绝对不会知道安德烈叔叔跟爸爸是亲兄弟。他的外形介于我爸妈之间，他跟妈妈一样高，肤色却没有爸爸那么黑，脸上蓄了点胡子。安妮特婶婶跟妈妈很要好，尽管她跟妈妈一样是图西族，皮肤却跟爸爸一样黝黑。偶尔在路上，警察会要求查看她的身份证，好确定她的血统。这些日子，爸妈总开玩笑说她肚里怀

了六胞胎，因为她的肚子实在胀得好大。她每次怀孕都会流产，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是巫师下了咒。不过这对夫妻信仰坚定，他俩偶尔会在公众场合亲吻，跟电视里的比利时人一样，我们族人可不怎么欣赏这一点，不过他们夫妻俩一点儿都不在乎。安德烈叔叔带她到基加利的好医院做产检，爸爸跟亲戚们纷纷捐钱资助他们产检的费用，因为他俩不过是穷苦的小学老师。巫师也想要捐钱给他们，不过他们拒绝了他的好意。就算他只捐出一法郎，他那带有噩运的钱财也将吞噬所有善意，就像法老梦里那头生病且饥饿的牛。

妈妈突然起身：“莫妮卡，我走以后记得锁门！爸爸很快就回来了。”我听见妈妈朝厨房走去的声音，然后打开后门，停了一会儿。接着门关上了，她走了。

我再次点着蜡烛，走进厨房锁上门。我们吃过米饭和鱼后便回房间了，我替让换上法兰绒睡衣，唱歌哄他睡觉，接着我换上了睡衣，在他身边躺下。

我恍惚在梦中听见安德烈叔叔的声音，那声音跟昨天下午他嚷嚷着要爸爸离开时一样焦躁。“香吉，香吉，快给我开门啊！”安德烈叔叔大喊。

“等等，这就来。”我试着回答，但在梦中我却叫不出声来，两条腿像是太阳底下融化的奶油。我听见外头传来许多骚动声响，还有听起来像爆炸声的枪响。

“快开门，快呀！”他再次大喊。

我惊醒过来，安德烈叔叔果真在门外大叫。

我走进客厅打开日光灯，眼睛一阵刺痛。有人正重击前门，我看见他们用大砍刀和斧头朝大门挥砍。夹板门上立刻多了好几个洞。两扇窗户破了，来复枪托和长柄锄伸进屋内，我搞不清楚出了什么事。攻击的人群无法通过窗户的小洞携枪闯进来，因为窗户外装有铁栏杆。我吓得蹲坐在地，双手抱头，直到外头停止骚动，撤退为止。

我再次听见安德烈叔叔的声音，这回他的声音跟平常一样冷静而低沉，屋外一片寂静。

“可怜的宝贝，别怕！”他跟让一样笑得自信开怀，“人都走啦，你爸爸跟我在一块儿呢。”

我一路踩着碎玻璃前去开门，安德烈叔叔却跟一群人一块儿冲撞进来，男男女女全都握有武器。

“妈妈呢？”他问。

“出去了。”

他的模样看上去像个发狂的人，顶着仿佛一年都没梳理过的蓬乱头发，身上那件绿色衬衫的扣子没扣，也没有穿鞋。

“她上哪儿去了？”其中一个暴民失望地问道。

“她没说。”我回答。

“晚上见到爸爸了吗？”安德烈叔叔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有？当心我宰了你！”他的脸气得鼓起来。

我的目光在人群中扫视：“你不是说爸爸跟你一起……爸爸呢？爸爸！”

“没胆的家伙跑了！”其中有个暴民嚷嚷道。

另外一个人喊道：“实在太不公平了！”

他们的脸上露出足球冠军才有的胜利表情，当中有些人我认识，身穿印染花布衣裳的教堂引座员帕斯卡尔先生哼起歌来，老师的女儿安裘莉小姐则随着曲调摇摆，仿佛踏着雷鬼音乐节拍起舞，她朝弗朗索瓦先生竖起大拇指，他是这附近基督复临安息日会^①的牧师。

几个人挑衅地挥舞着身份证，好似要进行一次人口普查。其他人则开始搜查我们的房子，像狗一样到处嗅闻，他们闻到让身上有妈妈的“布鲁塞尔之爱”香水味而找他麻烦，让开始号啕大哭。我赶紧跑进房里抱他到客厅，我听见这群人在家中各处胡乱翻找，他们掀开床垫、捣毁衣柜。

突然间，我看到祭坛旁的巫师转过身来对我使眼色，然后朝基督受难像挥舞着他的手杖，一次、两次，结果基督的身体便从十字架上落下来，撞到地板上摔碎了。少了四肢的基督滚到我的脚边，只剩下一点边缘呈锯齿状的四肢残骸还挂上面，最后连十字架也从祭坛上落下。巫师冲着我笑，欣赏着我沮丧的样子。趁他一个不留神，我一

① 一个世界性的宣教教会，特点是将星期六作为真正的安息日，认定星期天是伪安息日，一切以《圣经》为依据，并在全世界开展布道活动。

把抓起基督残破不堪的躯体，藏在让的上身睡衣里，然后在沙发上坐下，把让抱到双膝上。巫师兴高采烈地想要找回基督的躯体，好像一个大孩子在找玩具。

他转过身来望着我：“香吉，是你拿走的吗？”

我转过头去：“没有。”

“看着我，小女孩。”

“我没拿呀！”

我紧紧抱着让。

巫师关掉电灯，让扑哧一笑，因为他的肚子像基督一样发出亮光。巫师再度打开灯，走向我们，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。让才不怕眼前的老人，巫师伸手想要取走基督，让奋力挣扎，几乎扭曲着身体也要捍卫身上的宝物。巫师开怀大笑，让用他仅有的八颗牙咬了这男人的手指。我真希望他的牙齿是铁打的，可以咬掉巫师的整只手，因为我觉得一点儿都不好笑。可是这老男人却一个劲儿取笑我俩，他还吐出舌头朝我们扮鬼脸。他大笑时会露出牙龈，还有那些缺了牙的凹洞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他顺势从让那儿夺回基督的身体，放进他异教袍的口袋里。

安德烈叔叔在一旁显得气急败坏、焦躁不安。从我告诉他爸妈不在家之后，他就不理我。我也一样生他的气，因为他骗了我闯进屋来，现在巫师毁了我的十字架，偷走了基督的身体。

听到爸妈房间里传来的噪声，我跟让立刻奔过去，因为爸妈从不

准访客进他们的房间。两名男子在他们的衣柜里胡乱翻找：其中一名男子秃头，身穿一条肮脏的黄色长裤，裤管卷起，没穿鞋，他上半身赤裸，胸前有几撮胸毛，肚皮又大又圆。另一个人较年轻，约莫中学生的年纪，头发与胡子修剪得很整齐，好像刚从理发店出来，他两眼凸出，身材高挑，穿了一件T恤、一条牛仔工装裤和一双脏兮兮的蓝色网球鞋。

肚皮浑圆的男子要我抱抱他，一脸恶作剧的模样望着那名年轻男子。我还来不及开口说话，他就脱掉了那条黄色长裤，然后把手伸向我。我不想碰他，赶快带着让钻进床底下，他却拉着我的脚踝拖我出来，把我按压在地板上。男子赤裸着身体，用他的左手抓住我的两只手腕，然后用右手撩起我的睡衣、撕破我的内裤。我声嘶力竭地喊叫。我大声呼喊在走廊上踱步的安德烈叔叔，他却没来搭救我，于是我继续放声大叫。我奋力扭动身体，夹紧两膝。接着，我在那个男人的身上咬了一口。他扬起手来，连扇我几个耳光，直打得我的唾沫里都是咸咸的血腥味。我朝他脸上吐了两次口水，他用力将我的头撞向地板，一只手掐住我的脖子，另一只手用拳头猛捶我左侧的大腿。

“住手！香吉是我们的人！”巫师冲进房里对他说。

“呃……把这小东西……留给我吧。”赤裸着身子的男子说。他尿在我的大腿和睡衣上，湿湿黏黏的东西像是婴儿的食物，我几乎喘不过气来，因为他像死人一样用全身的重量压着我。最后他站起身来，穿上裤子。巫师弯下腰来望着我，松了一口气。

“香吉，听得见我说话吗？”巫师说。

“嗯。”

“你没事了！”

“还好吧。”

“运气不佳，小姑娘，运气不佳，坚强点！”他转过身去，朝那个侵犯我的男子大声咆哮，“算你走运，没撑破她的子宫，否则我会亲手勒死你！”

“让，”我小声说，“我弟弟呢？”

身穿工装裤的男子在床底下找到了他，让像条巨蟒般蜷缩起身体，男子把他拖出来。让将他的大头靠在我的胸前，我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，仿佛那个男子还在抓着我的头撞击地面，我的眼前出现好多穿着黄色长裤和工装裤的男子，还有许多巫师。地板剧烈晃动。我试图睁开眼睛，却没法做到。让不断轻抚我磨破的嘴唇。

有人将我跟让一块儿抱起，带我们回到客厅。安德烈叔叔坐在两名男子中间，他们试图安抚他。安德烈叔叔把头埋在两手之间，巫师站在他身后，轻拍他的肩膀。

安德烈叔叔一见到我们就立刻跳起来，不过对方却将他按回沙发，责怪他，要他好好克制自己。他听不进对方的劝告。

“我那混账哥哥跟他的老婆不在家？”他说道，仿佛刚从沉睡中苏醒，“他欠我一个人情。要是见不到他，我就要杀了他的孩子！”

“侄子啊，”巫师“砰”的一声，用手杖敲击着地面，“你别担

心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这回没人能逃出我们的掌心，没人办得到！”

众人窃窃私语，表示同意。

我不清楚爸爸为何会欠他弟弟钱，爸爸明明比他还有钱。不论理由是什么，我确信爸爸明天就会还给他。

人群的情绪缓和不少，他们三五成群地站着说话，就像菜市场里的女人一样。我依稀感到屋外聚集了更多人，只有弗朗索瓦先生失去耐心，让其他人加快脚步，他们还得赶去别处，政府花钱买了大砍刀和枪支可不是要所有人无所事事的。

过了一会儿，巫师暂时离开安德烈叔叔，走向我们。“小姑娘，”他问，“你知不知道你爸妈去哪儿了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等他们回来后，你告诉他们所有的路都封锁了，你们无路可逃。至于你，聪明的女孩，如果想活命的话就别离开这房子。我们这片土地布满幽灵，而且全都是恶灵。”巫师拍拍我的肩膀说，接着他轻挥手杖，摇着头，仿佛正在命令恶灵现身。然后他走了出去，消失在人群中。

待所有人都离去后，我再次锁上门。花瓶里的花全被压烂了，祭坛上的布幔遭到践踏，到处都是玻璃碎片。写字桌的抽屉全被拉了出来，书架翻倒在地。电视机此刻面对着墙壁，冷风吹开了百叶窗。我找到十字架，将它放回祭坛。

我想睡觉，但恐惧跟随着我进入房间，我的手指头不停颤抖，感到头部沉重而肿胀。我的左大腿留有男子殴打过的伤痕，我的嘴角依